

一个村庄的诉说

四棵楊

(1949-1976)

娓娓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、最难熬的磋砣岁月
细细回味乡井土文化中最纠结、最无奈的人性故事

长篇乡土小说

寒川子 著

3

独立寒川上

春秋任剪裁

万千凡尘事

随心作安排

巴蜀书社

(1949-1976)

四棵楊

③

寒川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四棵杨 / 寒川子著. — 成都: 巴蜀书社,

2019.1

ISBN 978-7-5531-1073-8

I. ①四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9578 号

四棵杨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 策 划 |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出 品 人 | 公孙无知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 公孙无知

责任编辑 | 陈亚玲

装帧设计 | 郭 璐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特约编辑 | 张 维 公孙无知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媒体运营 | 刘 峥

助理编辑 | 赵晨阳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插图作者 | 任建成

总 发 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 话 | 010-58678881

传 真 | 010-58677346

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 编 | 100028

出 版 | 巴蜀书社

地 址 |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
邮 编 | 610031

印 刷 |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|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| 52

版 次 |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|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| 776 千字

印 数 | 5000

定 价 | 149.00 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

天地间



红色早餐



样板戏



忆苦饭



戏台上



夜



掌 鞭



痴痴傻傻

目 录

CONTENTS

第十三章	缺粮钱	/ 001
第十四章	妯娌俩	/ 043
第十五章	青春血	/ 085
第十六章	人蒙眬	/ 129
第十七章	岗上柏	/ 175
第十八章	双龙爷	/ 225

第十三章 缺粮钱

斗争会后没多久，白云天回来了。

一到家里，白云天就要抱娃子。雪梅扯住他，将他从上到下审察个遍。白云天被她看得发毛，叫道：“咦，你是没见过咋哩？这是看啥哩？”蹦几下，伸伸胳膊，“看看看，一根汗毛都没少！”

“没挨打？”雪梅有点不相信，仍在细审。

“挨打？”白云天呵呵一笑，“他奶奶的，打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哩！咋哩？”

雪梅又审一阵，见他果是好端端的，长出一口气，伏在他肩头哭道：“你不回来，我真担心死了！”

“你担心啥？”

“担心那些当兵的打你！你是不知道，乔娃都让他们打昏过去，若不是风扬和韦光正说情，怕早没命哩！”

白云天急问：“乔娃他……人哩？”

“没啥事了。县里判他三年刑，这阵儿送北山劳改了。他们咋审你哩？”

“谁敢审我？”白云天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，耸耸肩，“是韦光正、孙志慧，还是他刘传德？哪个敢来，看我把他阉了！”

“那……他们咋待你哩？我打听了，说你是隔离审查！啥叫隔离审查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白云天搓搓手，抱起白杏，在她小脸上亲一口，“把我

关在一间办公室里，不得与人说话，是隔离。给我两杆笔，一沓子纸，要我写检查，交代与大胡子的关系，是审查。我不写，光正急了，替我写，连熬两黑没合眼。光正写完，念给我听，我一边听，一边打呼噜。光正也不管，半闭眼念完，问我写得咋样，我睡得正迷糊，打个哈欠说，很深刻，很全面，很正确，很有力度。光正笑了，让我签字。我签了。又过两天，我回来了！”

“不干局长了？”

“狗屁局长！不是看在大胡子面上，就他们几个，拿八抬轿抬我也抬不去哩！”

“不干就中！”雪梅又出一口长气，“不瞒你说，你在城里待着，我一天到晚不放心！”

白云天嘻嘻一笑，凑上嘴去：“来，亲一口。这阵儿不见你，怪想哩！”

雪梅红了脸，推开他：“去去去，靠边站！”

白云天厚着脸皮，扳过雪梅硬亲一口，小声问道：“哎，我问你，咋不放心了？”

雪梅嗔道：“甭以为我是怕哪个狐狸精勾走你哩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为的这个！”白云天嘻嘻又是一笑，摸摸脸上的疤，“老婆大人放心，就凭这道疤，莫说是狐狸精，即使狼外婆来，也得开溜！”

雪梅啐道：“你……不正经！”

婉蓉足月，赶来接生的易姐儿抱起一个赤子。

“是娃子，还是妞儿？”婉蓉问道。

“是个妞儿！”易姐儿呵呵笑道，“小千金哩！”

婉蓉闭上眼，嘴角浮出笑。满月这天，婉蓉抱着妞儿，拉着老大若盼，赶到三疯子家。三疯子见到她娘仨，手舞足蹈，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婉蓉关上房门，跪下来，吩咐若盼：“盼儿，跪下！”

若盼跪下。

“盼儿，这是你爷，给你爷磕头！”

若盼大睁两眼望着白发白须、一身脏兮兮的三疯子，迟疑半晌，硬着头皮磕下。

“叫爷！”

“爷……”若盼叫得很迟疑，像是从小鼻孔里哼出来的。

三疯子很开心，嘴里叽里咕噜，手舞足蹈，围绕他们娘仨转圈子。

“爹！”婉蓉连磕三个响头，两手托起怀中的妞儿，“这是你的小孙女，今儿满月，我抱来给你看，你起个名！”

三疯子伸出一双脏手，接过妞儿，抱着她继续转圈子，口中依旧叽里咕噜说个不停。乔娃不在，婉蓉听不懂，急了：“爹，小孙女候你起名哩！”

三疯子没有睬她，依旧抱着娃子跳舞。若盼怕他伤害妞儿，转头望着婉蓉，声音都发颤了：“妈，他……三疯子……妹妹……”

“胡叫啥哩？”婉蓉瞪他一眼，“他是你爷！叫爷！”

“爷……”若盼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

三疯子不再叽里咕噜，一边跳舞，一边说话：“盼盼盼，望望望……望望望，盼盼盼……”

三疯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两个字，一圈又一圈地跳舞。婉蓉闭眼听一会儿，陡然明白，朝三疯子磕头：“爹，儿媳听懂了，你为小孙女起的名儿叫若望，是不？”

三疯子没有回答，停住步子，抱着妞儿再次叽里咕噜。婉蓉注意到，三疯子白白的长胡子贴在妞儿的小嫩脸上，眼眶里盈满泪。

婉蓉站起来，从三疯子手中接过妞儿，对若盼道：“若盼，你妹妹有名字了，叫若望，你记住没？”

“记住了，妹妹叫若望。”

韦光正荣升，白云天又不配合，战红旗人民公社久久没人主政，一直由韦光正的副手齐志光兼着。志慧的位置渐渐坐稳后，论功行赏，将此位置交给他的得力干将马尚锋。

马尚锋原为县中老师，最先拉队伍跟志慧造反，是志慧的铁杆儿。志慧调他治理自己家乡，显然是器重他。

马尚锋一点儿也没辜负志慧，上任后连烧三把火，将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在山窝里搞得风风火火。

第一把火是破除“四旧”。马尚锋连开几次教育大会，组织镇中红卫

兵，将辖内所有寺庙，除白龙庙外，都归为“四旧”。第二把火是割资本主义尾巴，将人均三厘菜地悉数没收，归入生产队。第三把火是组织宣传队，深入群众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。

马尚锋的三把火烧过，谷地里红旗漫卷，红浪翻滚。镇中及各个小学纷纷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《毛选》发到家家户户，红语录人手一本，各户正堂张贴大幅毛主席画像，主席像上面，是马、恩、列、斯四个肖像，由左到右，挨排。接下来是普及秧歌舞，教唱革命歌曲，所有大队干部及在校师生必须背诵毛主席写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和《愚公移山》三篇文章，称作“老三篇”。不到半年，谷地里，几乎所有墙上都刷着标语，各村都有秧歌队，男女娃子都会背几句毛主席语录。马尚锋也迅速得到一个绰号——马上疯。女人吓唬娃子，由“狼来了”改为“马上疯来了！再哭，叫你背‘老三篇’”。

这阵儿，四队基干民兵小鸭子得到风扬重用。

跟他爹老鸭子一样，小鸭子也是好吃懒做，不想下地干活儿。为逃避劳动，小鸭子干民兵尤其积极。前一阵子，他动手打乔娃，风扬有点讨厌他，但后来乔娃反踹他一脚，风扬又有点同情他了。至少，小鸭子是为公事挨踹的。这种人，处事讨人嫌，易坏事，可大队里不能少。想到大跃进砍树收铁那阵儿，风扬真还得出一个结论：好人得有人做，恶人也得有人做！

乔娃那一脚踹得极重。天旗诊过脉，说是伤到肾了，要休养。小鸭子连吃六剂草药，卧床两个多月，伤情才算轻些。风扬算他工伤，交代青龙照旧记工。伤好后，风扬提拔小鸭子到大队部打杂，发通知，召人等，照旧由生产队记工。

小鸭子从心底里恨死乔娃，寻思如何出这口气。乔娃劳改了，小鸭子想到三疯子，可思前想后，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一念头。一则三疯子疯了，没啥整头，二则整个疯子不解恨。

一日后晌，小鸭子从大队部回来，走到四棵杨下，远远看到婉蓉从三疯子家出来，一手抱着若望，一手扯着若盼，两只贼眼为之一亮……

乔娃不在，婉蓉的日子艰难起来。

傻祥虽然学会了干活儿，却也只会出死力，且得有人带着他干。傻祥

不服管，没人能带他，青龙只好自己带。傻祥有力气，做的是重活儿和累活儿，青龙为求公道，将他的工分调整到九分，高于妇女，低于壮劳力。生下若望后，崔家多出一口子吃饭，只有傻祥干活儿，工分就不够了。

这天早上，婉蓉收拾完锅灶，听到钟响，赶傻祥上工后，思忖一时，将两个娃子领到成家，托给成刘氏照看，自己匆匆走到钟下，听从派活儿。

是三伏天，麦子早收了，三夏也忙完了。活儿不多，青龙安排女人们去红薯田翻秧子，男人到玉米地挖排水沟。

派完活儿，男女社员纷纷走向田里。青龙守在钟下，见没人来，这才拿上铁锹，跟在众人后面。没走几步，小鸭子气喘吁吁地追上，老远喊道：“老青龙，等等！”

“咦！”青龙顿住步子，瞄他一眼，“小鸭子，你不到大队部里坐机关，跑这儿干啥？”

“求你派个活儿！”

“求我派活儿？”青龙打个怔，“嗨，真是日怪，今儿这老爷儿是打西边出来哩！小鸭子，你说说，咋会不去大队部，反来下地干活儿哩？”

“嘻嘻，”小鸭子笑道，“大队部里太闲，手心痒了，想来磨磨茧子！”

“中，你小子能有这志气，我成全。回去拿把锹，跟我挖排水沟去！”

小鸭子嘻嘻又是一笑：“没锹了，能不能派个别的活儿？”

“没锹？”青龙瞥他一眼，“你小子是怕下力！女人们去北坡红薯地翻秧，你想去，就跟在后头闻臊气吧！”

“中中中，这活儿中！”小鸭子连应几声，嘻嘻笑着，一溜烟儿跑了。

小鸭子跑到北坡，见进才带领二十多个女人和几个年纪稍大的老头子一溜儿排在地头，各占两垄，已经翻起来。婉蓉来得晚，排在最边上。小鸭子喜上心头，挨在她身边，也占两垄。

所谓翻红薯秧，就是将四处乱爬的红薯秧子梳理一遍，不让它们四处乱爬，使养分输送到主根下面的红薯，同时兼顾除草。翻断的秧子更能派用场，叶子可以下锅当菜吃，秧、梗及杂草可以喂猪。因有诸般好处，一到翻秧子时节，队里能干活儿的女人几乎全来了。

女人们一多，田里就热闹。大家一边干活儿，一边东家长，西家短，七嘴八舌说个不停，往往是从早上一直干到中午，活儿没出多少，翻断的